

致敬长影

光荣与梦想——长影口述史

人生多趣事

刘洪举 主编

王霆钧 副主编



崔东升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崔东升，男，汉族，原籍河北省清河县，1940年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市。196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本科60班，同年被分配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一级电影导演。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员。

执笔编剧、导演过电影故事片《南方的岸》《哥儿们发财记》，编导过故事影片《三对半情侣和一个小偷》《球迷心窍》。编导过系列电视片《异军突起——长春乡镇企业巡礼》。总策划、总撰稿、总编导了大型系列社科片《成人·成才·成功——感悟素质教育》，获得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褒奖。

主编简介

刘洪举，吉林省长春人，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长春电影文化研究基地（吉林省特色文化研究基地）主任，研究方向为电影文化、广告学及管理学。2014年在吉林省电影家协会第五届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理事。

2005年至今，在营销策划与实战、文化创意产业、电影文化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主持研究“吉林省民营企业品牌战略研究”“长白山人参国际品牌战略研究”“长春电影文化产业发展规划问题与对策研究”等多项省级课题。先后公开出版《投资中国战略》《运营战略与策略研究》《营销实战案例分析》《构建农民的精神家园》等著作4部，发表《现代企业员工的完美主义倾向与工作应激的相关性分析》《产业集聚效应的战略选择研究》《商业化运作下的中国电影大片的美学诉求》等学术论文10余篇。2013年负责筹办长春电影文化研究基地并于当年获批。2014年成功举办首届华语电影高峰论坛，并创造性地将吉林特色文化研究与吉林省文化产业发展实践相结合，获得学术与媒体界的好评。

副主编简介

王霆钧，1948年生，黑龙江人。拍成电影的剧本有10部；出版文学作品有《美人痣》《王霆钧散文》《秘密寻查》《永远的电影》《长影的故事》《大师小传》《超越》等。散文《三山行》获首届徐霞客游记文学大奖，收入《心灵穿越》；散文《多一些微笑吧》获优秀散文奖，收入《中国散文家代表作集》。电影剧本《东西屋南北炕》获夏衍杯电影创意剧本奖。电影《小巷总理》获“华表奖”“五个一工程奖”和长春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电影《关东民谣》获国家神农杯银奖；电视电影《少奇专列》获首届电视电影“百合奖”一等奖；电视剧《月色无言》获天津市长篇电视剧一等奖。个别篇目被收进大学和中学语文课外读物。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吉林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人生多趣事

统 筹 / 杨九屹
责任编辑 / 陆 雨
装帧设计 / 孙浩瀚 孟 露

ISBN 978-7-206-12598-0



9 787206 125980 >

定价：48.00元



长春电影文化研究基地系列丛书

人生多趣事

崔东升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多趣事 / 崔东升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6.7

(致敬长影:光荣与梦想:长影口述史)

ISBN 978-7-206-12598-0

I. ①人…

II. ①崔…

III. ①电影事业—中国—文集

IV. ①J9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2800号

人生多趣事

丛书主编:刘洪举

副主编:王霆钧

著者:崔东升

统筹:杨九屹

责任编辑:陆雨

装帧设计:孙浩瀚 孟露

责任校对:韩春娇

排版制作:杨硕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咨询电话:0431-85378033

制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21

字数:34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12598-0

版次:2016年7月第1版

印次: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致敬长影（总序一）

长春，因为拥有“长影”而成为新中国的电影发祥地。作为一座闻名遐迩的“电影城”，半个多世纪以来，“长影”已为新中国奉献了近千部富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优秀影片，哺育着几代中国人的精神成长，成为长春的一张独特“城市名片”。这个伴着新中国一路走来的电影名城，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也经历了一番涨落起伏，梳理和研究这段令人难忘的历史，“以史为鉴”，对长春电影文化的理论研究和现实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史料价值和指导意义。而通过长影发展亲历者的口述，还原历史真貌，深入挖掘和全面展现蕴含其中的民族精神，无疑是传承弘扬长春电影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电影口述史，是中国电影史研究近年来的前沿性研究领域，颇受诸多电影研究专家、学者的关注。在历届召开的“中国电影口述史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上，陆弘石、陈墨、吴迪、孟犁野、邢小群等国内知名电影史研究者，都纷纷表达了对于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关注与认可。他们对电影口述史在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个层面上的价值和意义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对电影口述史专业性与规范性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但专门针对长影这一极具地域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的口述史研究仍显滞后，亟待加强。

就当前学界而言，对于长影70年来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中国电影百年》、《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等著作均有所提及并予以充分肯定。但对于长影自身发展历程的记述、梳理，仅有电影史学家胡昶所著的《新中国电影的摇篮》。该书详细记录了长影厂40年（1945—1985）历史发展轨迹，资料性极强，凸显了长影在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地位。此外，在《吉林省志》、《长春市志》的电影志卷中，对于长影在机构、人事、设备、技术等方面的变迁，均有文献性记载。综观上述研究现

状，不难发现，尽管作为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长影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相较其重要地位而言，对于长影的理论研究还尚属匮乏、单薄。尤其是以见证者的口述史、文论及传记等形式，对长影历史进程进行系统梳理、真实还原，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仍属空白。

作为吉林省唯一一家以研究长春电影文化为主的特色文化研究基地，长春电影文化研究基地在成功承办中国长春电影节·华语电影文化高峰论坛的基础上，又把挖掘和整理长春电影文化的历史资源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依托基地自身的研究力量和社会优势，积极联系确定了一批在长春电影文化发展史上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导演、编剧、演员等，以亲历人口述与中国当代电影史相结合的方式，对长春电影制片厂各时期、各阶段的发展变迁历程进行深入、系统、全面的梳理与研究，力图更加真实、具体、生动地呈现长影发展、变迁过程中的内在缘由和当今发展形势下的历史渊源。这种呈现，无论是对于吉林省电影文化产业的开发与进步，还是对于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值得永远记忆和永久珍藏。长影及长影创造出来的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不仅深藏于见证者的心中，更需要一代一代人永远传承和发扬。今天，我们通过采访长影老艺术家群体以及在长影发展中有过重要贡献的决策者、工作者群体，广泛搜集、整理、保存独有的长影文化印记和特色资源，形成了《致敬长影：光荣与梦想——长影口述史》系列丛书，采撷了许多长影人的个体生活和工作记忆，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信息，也使得人们能够永远铭记和弘扬长影所蕴含的优秀文化元素。这是对长影未来的鼓劲呐喊和坚定支持，更是对传承发展长影文化的重要行动，对于推动我省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提升我省文化软实力，助力吉林地方经济社会新一轮振兴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致敬长影，也是对长影人致敬，更是对70年长春电影文化发展史的致敬。长影人，把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奉献给了共和国的电影事业，为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这套丛书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包括口述、文献和影像反映了长春电影文化发展历程。就此

而言，这些曾经活跃在银幕前后的电影工作者，见证的不只是长影的风雨来时路，更是几代人的光荣与梦想和流淌在共和国血脉里的蓬勃文化基因。

是为序。

长春电影文化研究基地主任 刘洪举

2016年7月16日



说不尽的长影（总序二）

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电影的一个独特的存在。说它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十分形象而确切。长影在新中国电影发展中的作用，人们已普遍肯定，但在市场经济浪涛汹涌的今天，她似乎正在式微，正在观众的视野中远去。

然而，长影真的成了过时的电影体制，真的要消亡了吗？不会，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在笔者看来不会。新的长影人，以集团公司的方式正在努力追求新的转型新的成长，老长影的精神尚有待延续。

长影仍然活在当代。长影的生命不仅在于它留下的老影片和继续出品的新片，而且在于电影人源源不断地对长影的述说与记忆，长影活在世人的心头、话语之中。

关于长影的述说，胡昶的《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应当是影响最大、最为厚重的一部。作者不辞辛劳集史料，拼将华年发新声，致使这部毫无先例的1945—1985年长春电影的述评，成为准确而翔实的长影史的奠基之作。它史实清晰观点鲜明，语调平和论析沉着，风格质朴又不乏文采，至今仍是对长影前40年发展历程最权威的阐释。此外，胡昶另有《“摇篮”——名家名友选记》、《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与古泉合著）、《秀峰独耸苏里传》问世。

其他与长影密切相关的史述回忆、剧作文案、论评研究也陆续出版，可谓丰富多彩。诸如：《云白石坚—苏云传》（陈宝光）、《忆长影》（钱筱璋、舒群等）、《王滨评传》（于敏）、《一个编剧的思索》（林杉）、《走近沙蒙》（刘开路编）、《像诗一样真实—严恭自传》、《胡苏电影剧本选》、《张笑天文集》、《云开天地宽》（李前宽、肖桂云）、《“创业”蒙难纪实》（乔迈）、《幕后英雄》（杜慧君、王霆钧编）、《小白楼夜话》（吕文玉、黄耀民编）、《高天红电影剧作集》、



《高天红电影文论集》、《华克电影剧作文论集》、《在长影拍片解密》（华克）、《宋江波电影导演档案》（朱晶、盛红莲编）、《王兴东王浙滨电影剧作选》、《大明星陈强传》（曹积三）、《长影的故事》（王霆钧）、《大师小传》（王霆钧、王乙涵）、《记忆》（李华），以及即将付梓的《长影文化博览》（吕钦文编）等等，诉说影城往事，呈示银幕文本，展现影人风采，皆为其中的重要成果。

长春理工大学2013年创建“长春电影文化研究基地”，在吉林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筹办《致敬长影：光荣与梦想——长影口述史》丛书项目，是张扬长影、造福民族电影的立功立德的好事。在他们的努力下，已推出6部书稿：常彦的《常彦电影文论集》、肖尹宪的《岁月有痕》、韩志君的《艺廊思絮》、曹积三的《红都星光》、王霆钧的《永远的电影》、崔东升的《人生多趣事》，充分显示了学者闪亮的电影心与责任感。这6部书稿，从不同侧面，以新的观念和活泼的文笔，回顾历史，审视当下，表达了对中国电影命运的关切，抒写了长影人的自豪与梦想。

尽管硕果累累，但长影的故事并没有讲完，长影的艺术精神还有待于继续发扬。1957年反右、1966年开始的十年内乱，长影都是重灾区，一些重要事件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梳理与披露；长影的艺术成就和经验教训，尚未从艺术规律和风格流派角度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诸多长影艺术家的人生经历和艺术创造，也还未能得以足够的书写与展示。特别是在中国电影面临波动与抉择之际，更需要重新认识和倡扬长影的艺术精神。时下，针对中国电影“明星薪酬”畸形膨胀，有人竟提出向好莱坞讨教，声称“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相对健全的文化工业体系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见《环球时报》2016年8月30日）。问题的症结在于，目前影坛的乱象，正是盲目搬用好莱坞模式的结果。就美国人都不讳言的电影意识形态性而言，中国语境与好莱坞诉求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不是不可借鉴好莱坞，然而，如果继续纵容“票房至上”和畸形的明星制，那么只能造成中国电影的思想空洞化，烂片狂欢，“娱乐至死”。从这个意义上，作为长影传统的核心要素，追求崇高与壮美、伸张正义与善、弘扬民族的精神与品格的长影艺术精神，恰恰可以校正目前电影风潮的某些偏失。当然，其先决条件是，电影应当作为国家大力



支持的文化项目，避开全盘市场化的歧路。

述说长影，有价值，有意义。或许有人不愿听，但它有自己的听众群。我们相信，许多良知未泯的老百姓会关注它，支持它。

原长影《电影文学》主编、原吉林省作家协会
常务副主席，编审，文艺评论家 朱晶

2016年8月31日 于长春湖西路



序 言

要说，“人生多趣事”，很多人听了会微微摇头，不太认可。因为，人们通常说，“人生多苦难”；更有一些特殊群体认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受罪、遭罪、赎罪的，何谈“趣事”，还“多趣事”？是的，人生也多苦难，在漫长的岁月里，道路坎坷，行进崎岖，会遇到一些倒霉的事，无奈的事，甚至遭受挫折，发生过不幸，但这只是人生整体的一个侧面。那，另一个侧面呢？

如果我们试着改换一下思维方式，去回想，去反思，用一个恰当的“滤器”筛选筛选，每个人都会发现，在自己的记忆库存里，总会有不少有趣的事情值得留念。这里边有自己亲身经历的，也有和周围人打交道时看到的或听到的。由于这些故事发生在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和不同社会背景下，从而就自然而然地显露出不同的特质风貌。如果能把这些趣事按时代演变的顺序连接起来，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观看，先后对比，相互呼应，甚至因果验证，就有可能从一个人的微观世界变化，反映或透视出时代和社会的宏观世界变迁；而且，一定会比史学家写的理性论述更鲜活生动；或者说，可以给某些史论提供些具体例证。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有趣的事情就具有了一定的认识价值乃至历史价值了。如果再能做到和志同道合者彼此交流，相互启发，资源共享，并且和那些酷爱问史求知、有兴趣了解前辈人故事的青年学子交流，传递人生感悟，提升生存智慧，这就“变废为宝”了。同时，在宁静地追忆往昔岁月桩桩趣事的过程中，还能生发出许多美好的悠悠情怀，感叹油然而生：生活是多么有趣、多么丰富多彩啊！我不枉来此一世！这应该是人生的又一种莫大享受。

有人会说，这不是写自传吗？那可是“名人”干的事，咱们有啥可写的。当初我也这样想过，所以，很长时间没有写的打算。我在报纸上看到法国人类学家、法国科学中心研究员石妮歌女士的一个见解。她说：“有

条件的人可以多写些自传。一个人的故事会带动其他人也来讲自己的故事。自传比理性的历史，更能了解过去。”她又说：“上辈人所经历过的‘过去’，就像一页书，需要翻过这一页。但是，你只有一页一页地读完它，才能翻过它。”

我不是什么“名人”，只不过做了一个容易出名的工作，还（因工作性质）和一些“名人”打过交道，包括那些当时还不是“名人”，后来成为“名人”的人，把和他们交往中的有趣的事情也写出来。我对“名人”一说有点自己的认识或观点：所谓“名人”，出名之前也是普通人，而且当“普通人”的时间要比当“名人”的时间长。再说，这个世界上多数是普通人，名人极少；并且，多数“名人”热闹劲儿一过，还会回归成普通人。所以，我倡议：只要你有自己的有趣故事，有自己的人生感悟，都可以拿起笔或者敲动键盘，写出来。

怎么写？因人而异，不拘一格，不必参照别人的什么模式，写得明白，能让别人愿意看就行。我采取的是纪实白描手法，口语讲述方式，只做取舍，少做修饰，原汁原味地与读者交流。我还想做到少议论、少发感慨，相信读者会用自己的感悟力去理解，去认知；或去想象，去联想，能在愉悦的阅读过程中得到自己的体味。至于文体选择，也不想整齐划一，总的来看可能算散文，但也不乏有随笔、小品、诗歌、歌词，甚至有点像小说的东西出现。我想随心所欲，变换一下阅读口味，小则像拼盘，大则似宴席。

既然是写“一个电影人的时代记忆”，那就从我如何“意外闯进电影高学府”说起，以此为发端，向前追溯到“因”，向后回述到“果”，把那些与电影有关的或无关的、与自己有关的或无关的“趣事”记录下来，以期展现出历史的变幻风云，时代的变革炎凉。如果我的追求能给过来人带来点反思，给后来人带来些启发，那将是莫大的欣慰。但愿能有益！

我写的故事曾在不同年月、不同场合、因不同的话题大部分向别人讲过，听者都表现出感兴趣听，有时还产生议论、反思和感叹；也就是说，已经经历过实践检验，所以我才想写，以图让更多的人通过文字而不仅仅是话语来了解。是否属实？读者不妨挑选几段先看一下。欢迎光临！

崔东升

2016年7月1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一、意外闯进电影高学府（1959-1960年 延吉、沈阳、北京） / 003

1. 同桌的“诱引” / 003

2. 考取了大学，没去就读 / 007

3. 不顺中的“万顺” / 008

4. 末代皇帝溥仪给我盛“高汤” / 016

5. 蹬着三轮板车进学堂 / 018

001

第二部分

二、苏联红军给我一盒日本糖（1945年 延边琿春） / 023

三、满城都是“老毛子”（1946年 哈尔滨） / 034

四、解放军叔叔要认我当干儿子（1947年 齐齐哈尔） / 038

五、太爷爷是农会主席（1948年 北大荒） / 045

六、姥爷死了还能回家看看（1949年 延吉、琿春） / 054

七、百姓宜居的好地方（1950-1953年 延边土山子） / 061

- 1.土山子并不土，这里有青山 / 061
- 2.这里有绿水 / 064
- 3.这里有矿产 / 065
- 4.这里有公路，也有铁路，交通十分便捷 / 066
- 5.这里有集市 / 067
- 6.这里民风好 / 068
- 7.这里有正规小学校 / 068
- 8.这里的人很重情谊 / 071

八、为生命奠基的好学校（1953-1956年 延边头道沟） / 077

九、动荡年代的不动荡（1956-1959年 延吉） / 086

十、没经过培训的“代课教师”（1959-1960年 延边头道沟） / 103

第三部分

十一、独特的学院，新颖的课堂（1960-1965年 北京、山西） / 113

- 1.如今有个词叫“恶补” / 120
- 2.“精神会餐”的日子 / 125
- 3.双人小品演出来“仨”人 / 127
- 4.面目全非，俩“赵太爷” / 128



- 5.风水先生的“秘诀”告诉了我（1964年 北京密云） / 129
- 6.三级干部会上的“站罗汉”（1964年 山西阳高） / 136
- 7.怀念您，张客老师 / 143

第四部分

十二、鲜为人知的大庆故事（1966年 大庆） / 155

- 1.60年代的大庆印象点滴 / 155
- 2.有惊无险，迎接周恩来总理视察 / 159

十三、“文革”年代之旅（1966-1976年 长影） / 164

- 1.“专案”外调途中见闻 / 164
（兰州、西宁、包头、长治、太原、保定、张家口、
石家庄、北京等地）
- 2.对“老八路”的情谊（长春） / 170
- 3.为八个“样板戏”现场录音（北京） / 172
- 4.紧绷的神经，酿成大错的笑话（长春、济南） / 174
- 5.蹊跷的“反标”大案侦破记（长春） / 177
- 6.干校里“左”得可爱的“五七”战士 / 182
（吉林省前郭旗）
- 7.多彩的乡下生活（吉林省安图县） / 185
- 8.解决“掺沙子”带来的问题（长春） / 200
- 9.巴林草原风情 / 201